



四書輯疏

論語三

八

2796  
30-9



門仁12  
號 2796  
卷30-9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八

後學會津安裝著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

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

云陳定宇曰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孔文

子又按格物窮理求至善之事也聖人論人物者亦

教人以至善也故朱子云格物窮理之一端也以

示人識取至善也程林隱曰子貢之徒所記而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純息列反○公治長孔子弟

子公治姓長名魯妻為之妻如也縲黑索也純繫也

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

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

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有

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許白雲

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

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汗其行聖人

非是就縲紲非罪上取只是因而說起解內外之惑

集注有又言兩字極分得伶俐○其必有以取之矣

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

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蔡虛

齋曰其指長取猶致也今按隋書王長述傳曰或出

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

也又朱子答黃直卿書曰伯豐劉五哥說已得諸司

文字以彼之才固有以取之皆就本人身上言可見

白雲虛齋說得之李侯雲謂聖人有以取長者誤又按

注雖字下入嘗字以明長之縲紲非今日之事害妨

也自外至者謂人之所加者也豈為榮辱哉

言不足為榮辱也岱雲謂榮辱非所計欠穩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

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中村氏曰古者父子異宮不廢

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

音免禍於亂世也朱子曰觀其三復白圭便是能謹

潮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事又見

君子之時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

遍

及第十一篇陳定宇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或曰

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

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

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

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

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

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

况聖人乎金仁山曰兄孔子前兄孟皮後字伯尼今

按窺小視也嫌疑也避嫌者謂道理合做

處却是又怕人道如何不肯做也內不足謂道理有

未至處而自信得不過也事合乎理之謂公聖人之

事至公無私故自信之篤自不避嫌也才就女子言

配合也指夫言若孔子之事以下如言孔子之子與

兄之子或是其年有長幼之異

而嫁時亦有先後也非避嫌也

**註翼**謂下節曰以其孔子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一體

○兩事必不是一時牽作一處亦似合傳○上節白

于已然下節信其當然也仇滄柱曰往時謬論謂此

章是衡兩賢品行非為擇配而設者真釋見也夫婦

人倫之首聖人專取人品真萬世議婚之法刀蒙吉

曰婚姻之道可知選舉之道亦從可知矣熊伯甘曰

天下摸稜首鼠之人最足誤世而踪競褊急之人每

至殃身此章並記夫子擇婿之說把來做個為人處

世的榜樣前節可為孔光匡衡一輩人下段後節可

為顧厨俊及一輩人下段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焉於虔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名陳定宇曰考之韻

書此字音密又云

姓也通作名不齊人上斯斯此人胡期儂下斯斯此

慮音伏

德胡期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

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

其德乎因以見賢遍魯之多賢也盧未人曰按子賤

三人所兄事五人所友十一人此尊賢取友之驗許

白雲曰君子哉若人贊子賤有君子之德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贊魯國多賢作兩節看集註有又言兩

字分曉李休雲曰連著兩箇斯字全注神在子賤身

上故不重魯多賢一層所以下因以二字也今按因

贊子賤有君子之德併贊魯國多賢也當尊賢取友

意則即觀而可也以此為正意不可也又按注以

兩箇賢字解兩箇君子可見未便是不器之君子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不但

人之善又併稱父兄師友之善其稱人之

善也至厚矣故曰厚之至也雙峰說稍差

註翼朱子曰看來聖人以子賤為君子哉若人此君

子亦是大槩說如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

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翼註

字與瑚璉俱是借字可影不可喻蔡虛齋曰在人則

是有學以充其資質者所謂成效意今按材本木堪

為適用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

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邢氏

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成鄭玄等說此論

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列有所據或相

從而誤也倪仲弘曰此因舊註中村氏曰黍稷以飯

言饒雙峰曰用之宗廟故曰貴重黍稷故曰重飾以

曰書眉流

論語 公冶長

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今按此說可從不必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

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蔡虛齋曰子貢平日是好方人者見孔子曰賜因子賤之與而以己為問由因顏淵之與而行三軍為問皆因以自考也夫子與賜之器而抑由之勇無非達材之教李岱雲曰雖未至于不器亦主稱許子貢為器之貴非抑其未能不器也曰有用之成材曰貴重而華美當下都是獎許之詞但更進於不器豈不更好則言外也有進步處

**註翼**陸稼書曰通節俱是讚詞大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此是推言外之意不是夫子此時口氣集註云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一抑一揚原重在揚一邊呂晚村曰子貢兩問然緊要不是討贊語亦是其用工夫處○只一器中褒抑都到虛未人曰此或未聞性道之先乎吳蓀

右曰子賤之德子貢之才當時畢竟有高下至聞性與天道則可取者不止于才矣李毅侯曰以管仲之器小推之其亦幾於王佐乎今按翼註謂不可說器有貴賤美惡既曰有用成材難言賤惡有用成材亦有賤有惡不必拘又按夫子不舉周器而舉夏殷器者瑚璉盥盥一物而異名耳故偶舉為言非有意義也袁了凡說不足取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

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曰惡夫佞者是也

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許白雲曰或人未識仁體而又以有口才為賢故見其重厚即以為仁而稱之見其簡默以為不佞而少之蔡虛齋曰重厚就大體

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李岱雲曰重厚簡默四字都只在外面氣度上說所以或人皆可見得○佞未便是才不佞亦未便是短於才但在或人意中便把佞字當了才字耳紹聞編曰按左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賢其來尚矣程林隱曰德言仁才言佞今按優饒也病憂也

註翼陸稼書曰或人不重在仁只在佞是病仲弓之意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陸稼書曰給

事中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

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呂晚村曰或人看仁字甚淺看佞字即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仁字甚微看佞

字正是仁首句焉用佞是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入二句乃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為仲弓分辨不知其仁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句焉用佞却見雍之不佞正是好處李岱雲曰屢憎於人時解作見憎於賢人君子說蓋本新安俗人所賢正人所惡句來若如此則猶覺得佞字好尚有取悅於人之時其實口佞底人一時撰得說話好抵當得去然過後全無情實亦有臨時便被人識破者皆不免於惡也看戰國一班遊說人大驚小怪恐嚇人君全無情實只要抵當一時也有憎之而不信者也有見信一時及其無實而深憎之者○所以朱子又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若賢人君子豈被其驚嚇者乎今按兩人字泛言為○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虛齋曰仁道至大以其包乎

衆善而無一息之可離也。朱子曰：所謂全體者，合下全具此心，更無一物之雜，不息則未嘗休息，而置之無用處，全體似箇卓子，四脚若三脚，便是息不全，息是常用他，或置之僻處，又被別人將去，便是息。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念之間。今按體字，蔡氏真氏林氏盧氏作死字，看陳氏饒氏胡氏陳氏蔡氏作活字，看字者，是註意又按亞次也。顏子雖全體而未嘗不少息者，是仲弓亦全體而息之稍多者也。所謂月至焉者也。故夫子不許之，雙峰虛齋說非。

**註異** 張彥陵曰：玩本文兩箇馬，用佞通節語氣，皆是佞之意。中村氏曰：馬用佞言，佞有何用處？吳孫右曰：不知其仁，輕帶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陶謹之曰：其字指雍，胡期僊曰：屢多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人斯指此理而言。

陳北溪曰：只是事物上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

髮之疑也。陸稼書曰：無毫髮之疑，即真知。意是一反志字，不安小成，不安二字，指心。吳孫右曰：信，開自言是真知實見，即今人云自家信得過之謂也。開自言

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蔡虛齋曰：仕是必其材之可以仕矣，開也乃不安於小成而對曰：開於此理，猶未能真知，而無毫髮之疑，則是正當學時，未可以仕而治人也。夫開既自謂未能真知，而無毫髮之疑，而不欲仕，則是必求至於真知，而無毫髮之疑方始仕也。其志可謂篤矣。故夫子說之，翼註曰：篤志云者是近裏著己，期待不淺之意。今按篤志兼仕學言，吳孫右專以學言者，偏鄧雉子曰：惟見大意，故不安小成，惟不安小成，故篤志。三層總歸於說。

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黃勉

去意，即是大體。他是見得這大體，恁地了，便是一白，不是全盤，不是又如人學字，且要識得一箇模樣，那一點一畫，未是却有商量。今按吳伯章謂有見乎



意思之大也非又按開已於道體見得大綱意思了所以能開口說出吾斯之未能信故夫子說之原是贊語許白雲謂就開欠處說亦非又按撮言謂大意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未當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蔡虛齋曰古人見道分明故自信然後推以治人此便是道也開惟見得此意分明所以卒然之間一毫不容自欺而勉從也○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者不同盧未人曰開之不仕見得天理充滿毫不可虧一有未信何暇於仕故曰己見大意又曰見道分明今按見道分明胡氏以自知未信言林氏盧氏吳氏亦兼言之自知朱信此意只後條中所有也蒙引說謝氏曰開之學可從又按撮言謂道即斯字亦未當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得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

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趙格庵曰材如木者輔潛庵曰謝氏不言理而言心者心即理之所寓也心有一豪不自得便是於理有所未信也今按聖人使開仕則是知其於這箇道理自能信得及也然其於隱微之間有絲毫所未透徹則開之所獨知而雖聖人之明豈能知之謝氏此條集註采之以明未信不是大故未信也蒙引諸家說不可從蔡虛齋曰說之者喜其將有大成就也又按他日所就亦兼仕學言

註異 顧麟士曰此亦是叙記之體合首尾方可見開他材分可使說開自是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人意外故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梓筏也趙格庵曰梓竹木所編小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無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蔡虛齋曰蓋勇於義能不以流

離困苦而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

之與己蔡虛齋曰子路聞夫子此言以為夫子故夫

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事理以適於義也

假非真也設陳也聖人之本心固欲得君行道使天

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而天下無賢君吾道不行故發

此歎若絕望於中國然聖人實非有此意其與子

路亦特以勇於義耳故曰皆假設之言適猶當也若

浮海之事若裁之以義則聖人不可忘天下而長往

也可知矣而子路不能然故曰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也所以勉其所未能而教之也陶謹之曰勇於

義主義之剛斷果決言適於義義字則事理之宜

註翼胡期僊曰在由與截上見聖人憂世之仁下見

聖人裁事之義朱子曰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

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所

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今按乘登也浮汎也言將

乘梓筏而浮之海上去矣盧未人曰存疑以浮海為欲

行道於海外以子路之喜為自畫未必然胡期僊曰

者作人字好勇是直前勇往過我言由好勇比我更

高無所不能字看取材取天下事裁度其理蔡虛

齋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

此一事也○意思說我向者之歎特假設之言揆之

事理當見之而汝遽以為實然則是勇之過而不度於義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無故以不知告之朱子曰日至謂一日無間斷一月至

內心存天理而不問於欲便一日到仁之境界一月

之內心存天理不問於欲便一月到仁之境界今按

在存也亡不在也又按求赤之於仁可以此例推也故無解

**註異** 吳蘇右曰不知宜渾說為又問地陶謹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賦兵也言以人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

賦春秋傳去聲左傳襄公所謂悉索反白敵賦是也

通義曰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潛

索搜也庵曰才以其可以有為者言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

之備也李岱雲曰才者德之餘也聖人稱其才亦是

仁裏面事但語以全體不息則不能耳

**註異** 翼註曰又問及兩何如俱是問其仁非問其才

為問王觀濤曰使而云可者分明謂國家可使之也

自用入言不自三子言中村氏曰治是簡練統御盧

未人曰治賦就用兵講謂兵食俱足不患饑饉師旅

訓練以時可使有勇知方是也朱子曰纔說箇仁字

便已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

這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陳非園曰三子之才亦從

仁出但日月至焉未能純乎仁耳胡斐才曰此以論

不足當之正是此章確疏王宇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顧麟士曰千室之邑有邑長如李氏欲使閔子騫為

費宰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于季氏

之類通謂之宰陸稼書曰邑

宰主治民言家宰主治事言

**註異** 吳蘇右曰可使為宰如區畫深而財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四書章句 卷八 論語 公冶長

四書輯疏 卷八  
不知其仁也

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章言三子之才與三子言志一般可見聖人明於知人固無輕許三子審於自知

亦無虛言范氏曰束帶整朝服也汪武曹曰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玄端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陶謹之曰諸侯來朝為賓卿大夫來聘為客鄧雉子曰總見能不尤以整鄰邦之釁亦不卑以貽寡君之羞意李氏曰才自仁出方是聖門之所謂才○林次崖謂才稟於氣隨他才氣做去亦能有成此都說向後世雜霸之術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註翼**

吳孫右曰要他自照自省以顏子望之也胡期傑曰女指子貢孰誰也蔡虛齋曰謂汝自視

與回孰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二以知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盧未人曰十與二非鐵定數目只是始終彼此借言耳胡期傑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許白雲曰一十一二只就每事上說顏子聞事理之始即洞見底蘊皆造其極子貢但能就近推去耳

是始終字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悅音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庵曰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今按所照字不着力推測字着力又按始終此彼

四書輯疏

卷八

論語 公冶長

十一

共就一事上而言但得言意之表者有廣狹之分耳  
盧氏說不可從陳定宇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  
者可為知之驗又按驗徵也證也

**註翼**

顧麟士曰子貢將顏子與自家真面目描出吳  
蘇右曰子貢之言若此蓋自以為弗如也

知兼資學說此二句須說得抑揚如云回固這等好  
而賜不過這等何敢望回哉四書家訓曰何敢望見  
遠不及他且不能齊等況愈邢氏曰望謂比視胡期  
僂曰聞聞教于夫子今按揚齋謂從以聞見言非胡  
斐才曰精言兩以字當而字看不是著力字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深取之

○胡氏日子貢方人夫子既語御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  
十上知去聲之資生知去聲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

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

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

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

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曰方比也今按子

中人一等持比顏子生知之亞較劣故曰中人以上  
之資企舉踵也屈屈服也既然之指上句又重許之  
指下句此字指自知不難於自屈則不難於自屈自知之明  
則不安於己知不難於自屈則不難於自屈自知之明  
終聞性與天道也

**註翼**

胡期僂曰弗如是不及之意思輔潛庵曰自屈

知子明則不安於己知不難於自屈則不難於自屈  
此夫子所以許之今按此亦是當下之意非將來之  
意蘇右誤又按許字只是當下許之兼  
自知自屈史氏以將來言者不可從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汚與平聲下同○晝寢謂當晝而寐

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趙格庵曰鏝一名朽塗工之作具也朽是塗之所用

因謂泥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真西山曰志謂

陳定宇曰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與

糞牆雕朽之工無施力處也今按昏闇也惰怠也與

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雖誅之亦不

為矣故不足責也胡斐才曰本是責之而云

何誅故曰深責鄧雉千曰正不責之責也

註翼糞土土之不堅實者糞土之牆則頽壞不平不

可朽鏝也許白雲曰朽木糞牆此志氣昏惰不

是言資

質卑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

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吳孫右曰宰予平日

之論今也晝寢則是行不逮李岱雲曰此胡氏曰子

失指聽言信行說今按改更也警戒也

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

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

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孜孜不怠也胡氏曰宰予不

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

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

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朱子曰居然猶徒然也今按居然而倦謂無事故而廢學也吳氏程說恐非輔潛庵曰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也今按倦厭也懈也宴安也傲戒也懈怠也荒廢也寧安也勵勸勉也彊勉也夫子本意是警宰予然使群弟子聞之豈可不以為戒乎故內註已釋夫子本意外註亦采胡氏警群弟子之說

**詰異**陸稼書曰此章當看註志氣昏惰四字一晝寢似未甚害事然却由他志氣昏惰所以晝寢志氣乃學問根本志氣既昏惰如何為學此夫子所以深責之夫子此章雖似點宰我實所以深教之後來宰我終在十哲之列想是因夫子之言而能自發憤歟胡斐才曰子曰二字息而復起之詞滙參再著子

曰丁寧反復一片婆心不必疑為衍文按始與今即指本懷轉念說今按信無些疑而不復觀也人字泛言謂暗指宰予非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

子歎其未見蔡虛齋曰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

村曰剛字兼實與學說今按張彥陵專主心體說偏林次崖曰此所謂剛即曾子所謂大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在孔門惟顏曾可以及此顏不幸而死而曾則尚幼宜夫子之未見也又按未見是慨歎不見之意吳因之說不可從**申枨**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者有所欲羨而溺于物也翼註曰慾字最廣亦要說得細○慾乃不剛○程病根又按多嗜慾則不得為剛

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不屈於慾有慾則不得不屈  
而不屈故曰不屈於慾語氣如言不為慾而屈也存疑諸家非之者大謬謝氏曰剛與慾  
 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  
 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  
 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振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  
 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  
 為慾耳胡桐原曰剛則己大物小九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己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真西山曰為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速覆揜遇而不能出也饒雙峰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胡桐原曰自好未必如孟子之意正謂其自以為為是耳許白雲曰想是倔強好勝之人金

仁山曰或人稱其剛觀其外也夫子斥其慾察其內也今按謝氏似將慾字為名目看與內註稍不同曰剛與慾正相反曰為物揜之謂慾曰此其所以為慾可以見矣李岱雲說可謂誤矣許白雲曰志字當為看此章之主及勝字揜字伸字屈字最是眼目字當詳玩則剛慾之辨全仁山曰程子二語簡直明切固已盡此章之旨謝氏又能究其曲折進德者可以是以而藥其未至觀人者可以是以而察其所安也

**註翼** 呂晚村曰慾之不得為剛就振而言剛中之義也夫子所歎之剛剛之全義也即無慾未可以盡剛吳孫右曰剛不單指無慾夫子未見剛之歎原非為申振而發焉得亦只就振而言其慾之非剛非可云吾未見天下無慾者若指定無慾即剛則廉如原憲便可謂剛乎固知剛不但僅與慾相反也但看圈內註自明不可又雜圈外一字胡期僊曰者指入陸稼書曰焉得二字作不是看不可作不能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曰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

貢所及

所不欲以九非理之事言呂晚村曰無加之為仁子貢不知而強言之非知其為仁而故於

之也註中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乃發明所以非爾所及意耳吳棫右曰仁恕字而在子貢夫子口中却不

可露出今按及字作到字看○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

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

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胡斐才曰著或字可見恕子

貢亦未必盡得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

為仁恕之別必列反朱子曰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底是仁有計較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

有觀當底是恕

註翼

吳棫右曰不欲亦欲猶云不要也要李岱雲曰子貢於無加上却下亦欲二字便是他心裏要

無加而尚未能無加也胡期僊曰加是施朱子曰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躡等呂晚村曰子貢語近

自然可見他工夫處夫子當下痛棒在此非爾所及是斷詞不是疑詞至期勉他及又是言外意思翼

註曰及字就目下言不就後日言鄧維千曰子貢曰欲心期之也但亦欲無加未免將無加看得太易有

自任無難意夫子曰及身至之也然非爾所及亦謂其目前尚未到此必強從強恕工夫做起耳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輔潛

威儀以德之見於容貌者言文辭以德之見於言語者言也程林隱曰威謂可畏者儀謂可象者文者祭

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今按性程林隱謂文謂文字非文辭二字連續專指言語性

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理也天理自然之本體指太極之全體言不分天人朱子一條以元亨利貞言者與集註不合諸家皆主之而為說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不可從

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吳蘇右曰上聞字兼見字在內今按聞字輕看僅聞其說之謂非須得知得諸家重看者非陸稼書曰須味罕言字謂夫子之言而學者不得聞非也謂夫子之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日言則有躐等之病且學者仍不可聞亦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謂之自悟則聖人之教初無高下之分而亦不見所謂不躐等之妙矣○看學者火候到時方與之言若火候未到則不輕與言故曰罕言金仁山曰躐越也等階之級也謂不歷下級而遽越上級也呂晚村曰

教不躐等專解不可得聞句謂聖人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由文章到性天有多少工夫層級在此所謂等也纔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品兩法接機兩節修為矣子貢只提箇上下大關耳又須知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又按嘆其美得聞性道而嘆其至論也斐才謂○程子曰此子貢問夫子之美指教不躐等未當

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盧未人曰此子貢既聞性道深至論夫子言性天極至之論知其聞之不易故發此歎今按也蒙引謂不甚體貼何也

**註翼** 蔡虛齋曰文章天道開說不可合翼註曰文章即性天顯說處性道即文章隱微處本是一而二一而一但章句不重合一上胡斐才曰不可猶云不易非是盡不聞故註著一有字呂晚村曰不曾聞得文章性天定落魔外不到聞性與天道連文章也不是極至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有所聞而行之不

給也胡斐才曰不曰不能行而曰未能行以機候言非

未及行故恐後聞復來行乎此又要行乎彼而至於

不及也今按給足也恐所聞之多欲行之而力不足

也○范氏日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

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金仁山曰夫勇

務勝人而子路則用以自治而功百倍於人此范

氏所謂善用其勇也中村氏曰能用能猶善也

註翼吳蘇右曰三句一氣讀勿斷是形容子路急行

無不行行未足寫其勇於行也惟於寸衷迫切方聞即

行未行行恐聞正於俄頃不稍停處摹寫他一種火忙

火急之象如在目前○恐非泊聞乃恐惕之意慮後

處即其急行處無非欲有聞便行以為後聞之地以

裕繼行之力李氏曰有聞指所聞之善言善行當勇

行者說呂晚村曰不是子路果有未行亦不是子路

絕無未行只在聞之後行未盡之前此間自然有趕

不完來不迭時便皆是子路視為未能行時候○惟

恐有聞只是未之能行中猛著鞭耳非真恐後聞也

吳蘇右曰正欲急行其所已聞以預待其所未聞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

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

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性是資性

敏是聰明敏捷陳定宇曰持其天資多怠於學位高

其名者行善者得善謚行惡者得惡謚謚法作謚之

法汲冢周書載之相傳為周公所作也馮厚齋曰謚

法之為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蘇氏曰孔文

孔圉得謚為文就衛國謚圉之初言

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婦文  
 子怒將政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  
 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  
 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  
 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孔文子使太叔疾出  
 其妻事見左氏傳哀  
 公十一年李岱雲曰蘇氏註補出文子之為人正為  
 子貢何以二字叙緣由也今按旁注曰通婦女弟也  
 陳定宇曰遺疾弟名室猶妻也孔姑文子女即疾所  
 娶者室孔姑言以之為妻也又按沒沈滅也中村氏  
 曰夫子特依衛人謚圍之議以答之未必然其議蘇  
 氏謂夫子節取其善而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故置  
 之圈外朱子曰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理會得天下事  
 橫者直者各當其處皆有條理分曉便是經天緯地  
 又按經天緯地是文之最大者若文王之  
 文是也孔圍之文文之小者而非是文也

註翼

張彥陵曰學問只宜淺看盧未人口就文子之  
 學問而言耳中村氏曰是以謂之文與可以為  
 文不同只說出當日謚圍為文者如此胡期僊曰是  
 指上勤學好問今按朱子一條聖人亦必取之與集  
 註不同諸家依之為說者謬許白雲曰此章只是因  
 孔文子之謚以答子貢之疑耳於已何預况孔圍自  
 是惡人何足稱道若能  
 自反則是學者大戒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  
 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丘月林曰不以富貴  
 驕人下以賢知先人

意不專說敬謹恪也恪敬也盧未人曰謂兢兢小心恪  
 主容說敬謹恪也共謹畏林次崖曰不止拜跪趨走  
 之間陳力就列惠愛利也林次崖曰愛根於心利施  
 乃敬之大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見左傳襄公三十  
 年據杜註都國都

鄒邊鄙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上下有服曰有  
 今按此引來解使民義則鄙字重  
 服貴賤衣冠各有田有封洫金仁山曰封疆溝洫此  
 制度今按字重田有封洫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  
 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  
 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正侵井復田  
 制廬井有伍之類金仁山曰廬田間民舍井九井為  
 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  
 間有罪竒邪則相及慶賞相共  
 ○吳氏曰數下上聲

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  
 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  
 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  
 蓋一時皆非也臧文仲事見左傳文公三年文仲大  
 體已好雖有未至不當其貶非謂文仲優于子產也  
 特引來以明此章立言之意耳諸家非吳說者皆非

蓋覆也言以一言之善惡蓋盡一人  
 以一事之善惡蓋盡一時者皆不足

註翼

吳孫右曰此章只作稱美勿寓不足之意盧未  
 有四件合君子之道故夫子指而稱之胡期僊曰行  
 己就待人接物說事上事君上養是育其生也陸稼  
 書曰鋤茲事大用入皆是事上內事○使非役使乃  
 駕御之意朱子曰義字有剛斷之意便見得子產之  
 政不專在于寬○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林  
 次崖曰義足裁制經畫欲使民盡就吾條理翼註曰  
 大抵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者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邢氏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

久而能敬所以為善交友也久長也敬以禮貌之隆

非衰減也四書家訓曰交久何以敬衰一則久  
 而易狎狎則不敬一則久而易厭厭則不敬

**註翼** 黃勉齋曰夫子美乎仲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今按或謂借仲風世或謂切大夫交道上皆不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氏包

曰文居猶藏也蔡大龜也許白雲曰古注出蔡地因

蓋以為名非謂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朱子曰藻

龜必得之祭也節藻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

於節畫藻於稅也盡飾以崇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

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

秋傳去聲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諂瀆鬼神即是不務

一而字陳定宇王觀濤說非諂求媚也謂崇重之也指山節藻稅瀆數而不敬也一向靠那上去也指居蔡李岱雲曰須知諂瀆鬼神便是一心倒在吉凶禍福上吉則為凶則不為福則為禍則不為豈復思量道理合如何只此諂瀆處便是不知非不明是非利害而聽於鬼神為不知也又按虛器有而無用之器也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稅○張子曰號橫渠先生也非有其器而無其位之謂

長安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知宜矣爰居海鳥名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不去文

譏文仲不知者三祀爰居居其一今山節藻稅為藏

龜之室即是祀爰居義故同歸於不知也今按猶曰

山節藻稅為藏龜之室與祀爰居同是諂瀆鬼神之事宜乎同為不知也

**註翼** 朱子曰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今按何如其知斷其為不知也註中安得為知四字可見虛齋觀濤岱雲說皆非也王觀濤曰龜能知未來吉

凶故事之欲為趨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乃聽於冥冥之龜故曰不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

文姓鬬名穀反奴口於菟其為人喜怒不形物我無

間去聲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

其仁黃勉齋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愠物我無問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其身通釋

上兩節盧未人曰無喜愠是不以一身之得失為欣戚告新是重國家之政不以己之去息其心今按推

知有其國故無喜愠不知有其身故不以己之去息其政又按形現也物猶人也然其所以

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

私也釋未知二字言子文之所以三仕三已者與所以告新令尹者未有見其行事皆當天理而又心無

人欲之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釋焉得仁三字

諱異已止也子文有所不遇而自止也非黜止也舊令尹之政謂先是為令尹者所為之政也不專

指子文胡期儒曰新令尹指代子文之人○焉得仁焉得以仁稱之張叔與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然

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張泰嶽曰焉得便信其為仁矣乎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齊君莊公名光杼崔

試莊公事見春秋襄公二十五年 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

十四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陳定宇曰不使弒逆

之惡得汙其身今按潔身去亂兼違他邦一邦言 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

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

猶未免於然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吳

右曰今未知文子之所以然者果真有見于義理當然而無累非迫于利害之私而或悔也今按脫然無

係累 ○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

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

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

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二子之小善信其大者仁夫子

之不許也宜哉黃勉齋曰當理而無私心合分作兩句看輔潛庵曰當理以事言無私心

以心言羅整庵曰如齊桓公攘夷狄以尊周漢高祖為義帝發喪孰不以為當理謂無私心得乎又如直躬之證攘羊申生不忍傷父之志而自斃其無私心

不待言矣謂之當理可乎今按仁矣之仁一事之仁如比干之忠夷齊之清是也制裁也 讀者於此更以

仁體之仁全體之仁體字體段之體

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

息者不足 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憲問克伐怨欲不

天理并與三仁 但至誠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

以全其心之德 夷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皆求所以

各得其本心 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

焉則何怨之有安既而各得其志

義可識矣彼指不知其仁則吾不知及三仁夷齊此指本章以本章與彼數章參看則其義



互相發而天理渾然全體而不息者全體之仁也出  
則但至誠之意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  
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者一事之  
仁也故曰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  
書春秋考之子文之相聲去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亂

夏國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

公次不能討杼逆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於齊焉則其不仁

亦可見矣許白雲曰本註及圈外今以是以下至真

仁他書考之以下至亦可見矣是就二人九事上論

其未仁耳陳定宇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

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田賦每旬出車一乘馬四匹則十乘乃十甸之

肯苟安于亂人之國棄而去之至于他邦見其臣僭

亂不忠則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之邦見  
其臣亦不忠則又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之邦見  
前一違之是却富貴而不辭後兩違之是值屢遷而  
不悔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只是君弱臣強都是這樣  
風聲氣習非必弑君如崔子也皇氏曰之一邦者之  
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蔡虛齋曰忠者未  
必仁也而仁者無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無不  
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朱子曰夷齊  
之忠清是有本底忠清依舊有仁子文子  
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今按忠者未必仁也是無本  
底忠如子文之忠是也仁者無不忠是有本底忠如  
比干之忠是也清者未必仁也是無本底清如文子  
之清是也仁者無不仁是有本底仁如夷齊之清是  
也有本底忠清可見其仁所謂觀風一羽足以知其  
五色之備也故許比干夷齊以仁也無本底忠清不  
足見其仁故不許子文文子以仁也又按夫子不許  
子文文子以仁則其所謂  
忠清者亦非其至者可知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下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

文子使晉見左傳文公六年中村氏曰使晉之事是熟思而得之者也只引此以證其處事每好深思遠慮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

子譏之蔡虛齋曰人於應事問於其理之未得也仔又再思一遍是思之熟而處之審矣故曰可矣若於是復有加焉則是思倒轉來了故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呂晚村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

反惑正發明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今按程子之說通眾人言不就文子言可見王觀濤說斷可從又按之字指三思不指文子○愚按

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

篡逆奪也立文子乃不能計反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

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為尚許白雲曰圈外發明再思

意思恐人不明理而妄處事必有失故用此意補之唯窮理則能思思則必中既中便果斷行之窮理在未思之前果斷在再思之後陳北溪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此又工夫最切處今按賂遺也以財與人

也尚上也王觀濤曰夫子不與文子同時茲聞往事而斷之非評文子也再斯可矣乃緣文子而立善思

註翼之準耳故切不宜多說到文子再之一字乃示人意也翼註曰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夫子只要

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呂晚村曰子聞之則魯人之稱頌以為美談可知然足以誤人之思故夫子正之是論思不是論文子而文子之得失亦在其中與前後各章論人答問之例自別

朱子曰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  
 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  
 當林次崖曰方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量思而得之  
 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若與初間  
 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頭  
 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量則那再思底是一思第  
 三商量底乃是再思也今按三去聲三思謂三次思  
 量也蒙引諸家誤虛未人曰可勿作可行說言思至  
 再亦可也陸稼書曰存疑再思的是一思一段最妙  
 亦本朱子思而得之方是一思一段來知此則周公  
 之夜以繼日可以不必疑要知夜以繼日亦止得再  
 思未嘗三思也大全橫渠一段另是一樣難並用○  
 存疑又謂聖人此語特為中人言恐未是雖上哲亦  
 須是再思亦不可三思雖魯鈍亦不可三思又按雖為  
 學之道亦須再思不可  
 三思陳潛室說不是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  
 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  
 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聲皆知巧之士所深  
 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  
 不可及也文公有道謂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  
事之可觀者是說他可及未是正說智處成公無道  
謂殺元咺之子及叔武之類也失國晉侯執之歸于  
京師寘諸深室是也周旋維持調護之謂盡心竭力  
不避艱險職納橐餗貨鬻薄醜納玉於王與晉侯之  
類是也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  
者句詭愚字而能以正說不可及處  
 ○程子曰邦  
 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

比干是也金仁山曰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李岱  
才曰沈深沈也晦韜晦也胡雲峰曰武子於衛為公  
族比干於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  
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  
諉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蘊愚者最見時中  
之義朱子曰益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伊川所謂  
沈晦以兔患是也○是他只管向前做那事去又却  
能沈晦不露是非避事以兔禍也今按不當愚謂於  
義不當愚也此愚字指愚字全義中沈晦之一義  
註翼  
盧未人曰此章以智形愚以可及形不可及歸  
重下句不可平看陸稼書曰這知愚二字是就  
世態俗情上論此處文法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  
進於禮樂君子也一例不是真野人真君子但自世  
俗視之則謂之野人謂之君子耳此知愚亦不是真  
知真愚自世俗視之則謂之知謂之愚耳今按知指  
智巧趨避言撮言引  
解集說說不可從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斐音匪○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

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朱子曰當時從

量無可憂者但留在魯國之人惟其狂簡故各自成

章有頭有尾鄧維千曰年長如子路曾皙亦在內勿

認作小子有造解今按小子不止二人蒙

引謂如由求輩俱在下風忒重看了不可從

大而略於事也盧未人曰簡連狂看蓋志大之人便

事說簡今按志大謂以道為志也略於事謂脫略於

細故也陸稼書曰兼細行有不矜實事有未副說

文貌文也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文理成就

章條理成也借用以為成就得裁割正也裁割物之

簡狂簡而不半上落下之義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

正也借用以為裁正之義

過而使歸於中正之義

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  
 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  
 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  
 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汪武曹曰愚玩過中失  
於事恐當兼志大而略於事言之則志意高遠句亦  
當包略於事在內今按過中失正兼見解行事滄柱  
說不可從陳定宇曰或陷於異端如曾點之狂易流  
於老莊李氏曰不知所所以裁亦只就狂簡者說聖人  
欲歸而裁之意補在  
言外註所以下故字

註異

沈無回曰歸與之歎非欲歸也不得已而走末  
 後一著之詞也彙解曰道不行於當時而欲裁  
 小子以傳之世此歸關係甚大非不得志而為無  
 聊之思也須善會盧未人曰不知所裁言不知以中  
 道自裁也淺說以成章申言狂不知所裁申言簡存  
 疑以不知所裁謂夫子周流四方未暇裁正俟未當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

朝潮音不與惡人言與鄉人鄉里之立其冠不正望望

然去而不去之若將浼汙焉其介孤特而有如此宜

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鳥路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

不甚怨之也吳蒸右曰疾惡太嚴疑若狹隘而無所

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胡斐  
才曰如雷碎電掣之後繼以光風霽月無所礙何念  
之有吳蒸右曰希生不念中只就一人說非是言怨  
的人少只是怨他不甚便是希也李氏曰聖人未有  
不惡惡者人亦未有怨聖人者怨是從夷齊之清上  
生來不知清時較他聖人界限分明耳非於惡之外  
有所加也陸稼書曰不是到不念時方怨希也即其  
惡惡時而怨己希矣鄧維千曰語曰鑑至明而醜者

忘怒之說。○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能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胡期僊曰天下皆知二子之清

而不知二子之量知二子之介而不知二子之寬自夫子之論出而夷齊之幽者闡矣  
**註異** 盧未人曰夷齊以清介名而此章獨稱其量可也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參看朱子曰聖賢之心皆是如此但伯夷平日以清隘聞故特明之皇氏曰念猶識錄也胡期僊曰舊惡往日所為不善用字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醋酸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徇順也掠奪取

也美好事也謂濟人之也凡貿易賣買皆曰市胡期僊曰曲己之意以徇物之求掠人之美以市己之恩程林隱曰不告之以無是曲意也必求以與之是徇物也如自己出是掠美也由己與之是市恩也輔潛庵曰大凡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所枉以事直以理言直以理言小猶輕大猶重也范氏曰

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與芥同之取予而千駟萬鐘從可知焉故以微事

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是曰是四句兼行看朱子曰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鐘亦只是這模樣又按微事謂與醯斷斷以為不直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

論語 公冶長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足過也朱子曰足去聲讀求足乎恭也

朱子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

朱子曰左丘是古有此姓名明自是一人作傳者也乃左氏別自是一人是撫州鄧大著如此說他自

作一書辨此○所恥如此左傳必非其所作通義曰

也程子借用其語今按程子古之聞人謝氏竊

比老彭之意皆不以左丘明為作春秋傳者謝氏

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

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

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陳北溪

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此二者過詣以事人

匿怨而面交其所包藏豈止於貨財之謂耶故可恥

有甚於穿窬也林次崖曰巧言令色足恭其胸中不

可測匿怨友人肺腑亦深皆立心不直者故聖人恥

之黃氏竊險蒙引乘間而動之說又是推出說恐未

是摘訓曰上是諂媚下是假詐總是立心不直小註

蒙引俱推說太深又不止立心不直了輔潛庵曰左

丘明以是二者為恥則其平日之所養廣大正直之

意可知已蔡虛齋曰蓋比老彭之意自附於古人謙

辭也味其詞意似謂左丘明嘗以此為恥而某所見

亦偶與之合

**註翼**朱子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

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而真舉微生高是要人

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摘訓曰恥者

恥其事而不為也胡斐才曰巧令足分詞色貌皇氏

曰匿藏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胡期

德曰友其人是外面假與之親厚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論語 公治長

蓋音合○蓋何不也

**註翼**

精里先生曰顏淵先於季路者記者或尊其人而然或是偶然如此皆未可知也或謂顏子先

來季路後來擊子路之先對則以其年長于顏子也與卒爾之對不同皇氏曰季路即子路也次第是季

侍侍孔子早在尊側曰侍也今按各異辭也陸稼書曰這章志字只泛說與下論專言用世之志不同大

抵志是學問頭腦有了這志然後就上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幾微不

**註翼**

願思也欲也猶恐未能然而願之也吳孫右曰願以所乘之車馬并所衣的輕煖皮裘與朋友

公共雖朋友敝之而我無憾意○舉車馬輕裘則凡一切之物可知舉朋友則凡在人倫之內者可知胡

期倦曰裘輕則貴也又按馬之敝以罷病言陸稼書曰子路車馬輕裘要着與豪俠之徒不同豪俠之徒

亦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的子路是從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與我痛癢相關車馬輕裘自不足惜是萬物一體之懷也李岱雲曰這志字各就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專切者而言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

胡斐才曰兼

施亦張大之意

亦字承伐

字勞謂有功

胡期僊曰事之

易曰勞而不伐是也

繫辭

上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

人亦通

趙格庵曰如前說則於勞字為順如後說於施字為順陳定宇曰前說與上句皆謙也後

說恕也

**註翼**

撮言引解集說俱謂兩無字是用力字不可從吳孫右曰伐施不在事跡上只在心上呂晚村

曰顏子所願無者伐與施耳若云不存善勞即二氏之秘藏耳陸稼書曰顏子則看得善是性分固有勞



是職分當為伐施自無從此亦萬物一體之懷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俾之各遂其欲享其逸也與之以信與之交以忠信不欺也懷之以恩教之養之使有所長也黃勉齋曰

前說作用是後說是效驗後說固說得自然前說亦未嘗不自然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

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

說為勝○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

由何以見其求仁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戀不肯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其意

在於求仁乎趙格庵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

無適非仁矣朱子曰程子之言無餘蘊矣學又曰子者宜熟讀而深味之不可但玩其文而已也

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

反爾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

以物與物共者顏子以善與物共者也聖人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今按物猶人也

與物共不獨自私之謂也真西山曰顏淵又曰子路之志又大於子路夫子言志又大於顏淵

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

也胡桐原曰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也

也勢利所得拘朱子曰取其骨懷洒落無所繫累於物而言耳今按拘物去手能止之也浴沂指曾點氣象

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

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

論語 公冶長

有意也顏子意以善者人之所同己有是人獨無是乎不以爲己之私有故無伐吳伯章曰知同上如字言知己之所不欲者與人同也蓋後說之意陳定宇曰尚有勉行克治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音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願盧未人曰聖人隨其身之所接遂彼所願欲之心聽其物之自來與以所自有之理真如造化普物無心而無一物不得其所也陳定宇曰羈馬絡頭勒馬韁也今按羈勒之喻言人之御馬以羈勒而不以制牛者以下他生下各自帶得其理來耳聖人之老安友信少懷亦以他各自帶得其理來以是應之猶是也又按天地陰陽先觀二子之運行爲化故聖人天理流行亦爲化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

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朱子曰要看看聖賢氣象則甚且如看子路

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伐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註翼

願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朱子曰夫子也是願今按夫子口氣是如此亦是謙辭問孔子只是

舉此三者莫是朋友則是其等輩老者則是上一等朱子曰然翼註曰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邦家說聖人此志隨處可行四書家訓曰此章總是聖賢之志公而不私至於聖人超於賢人賢人超於庸衆乃其分量則然不必分別只重他好邊說朱子曰當時只因子路說出那一段故顏子就子路所說上說孔子又就顏子所說上說皆是將己與物對說○不成子路

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  
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真西山曰今學者且  
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  
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蠱賊如戈戟然又安能  
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  
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頌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  
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  
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摘訓曰已矣乎以他日言吾不

見以今日言因未見於今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

咎也胡雲峰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李岱雲曰蓋人於爭訟之事必求其勝而後已今內

自訟必要克了那過方止輔潛庵曰真有人有過而

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

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

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李岱雲曰按註有過而能自知者鮮是一層知

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是一層因本文而字一折

也其過見字李氏曰悔是咎其已往悟是並覺將來

註翼盧未人曰存疑謂是慎獨工夫慎獨是謹於過之未形訟是悔於過之已著馮厚齋曰不曰不

見而曰未見不致絕天下於無人也李毅侯曰

當時欲寡過之伯玉不二過之顏子為庶幾焉

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

焉如字屬上句陳定宇曰按註疏音焉猶安讀屬下

好去聲○十室小邑也蔡虛齋曰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為邑云云者非

四書輯疏 卷八 論語 公冶長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中村氏曰註忠信如聖人至勉人是論聖人勉人之意言美質易得方說語意至道難聞已下亦就美質上去說文對而意不對難聞謂非由學則不可得聞也蔡虛齋曰生質之美者往往有之彼如十室之邑邑之至小者也亦必有忠信之質如丘者焉但不能如丘之好學以充其質耳以此見得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則擴充其質而可為聖人不學則孤負其質而僅為鄉人可不勉哉林次崖曰聖人言此是勉人為學之意見美質不足恃學力所當盡也今按忠信如聖人之聖人指孔子可以為聖人之聖人泛說人為學之意見美質不足恃學力所當盡也今按忠信如聖人之聖人指孔子可以為聖人之聖人泛說

註翼

輔潛庵曰此蓋夫子不以聖人自居而勉人為學之辭張南軒曰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李岱雲曰今但說忠信不過誠實不欺誑底人○忠信只是表裏如

一底好資質如說有恒相似吳孫右曰忠信是資性粹美可以造道者與他處自盡無違之忠信不同十室必有見易得意不好學有自恃自畫二意夫子好學如好古敏求忘食忘憂皆是中村氏曰蓋忠信之稱可通上下故夫子自居之胡期僊曰者作人字李氏曰按如字作似字看言必有忠信似丘但不似丘之好學如此語氣甚渾成作若字看則近於自揚其好學矣

雍也第六

仲弓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陳定宇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馮厚齋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鄧維千曰非必天子今按凡所當立者皆曰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

君之度也輔潛庵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盧未人曰寬大之人必不煩瑣故并及之胡斐才曰因下文辨簡一簡字外益以寬洪重三字已非伯子所及李岱雲曰此四字只合在度上說雖根於內而實發於外者蔡虛齋曰度猶言體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見太宗師及山木篇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

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林次崖曰仲弓

可居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己有別同者故以為問陶謹之曰正為古今學問治術分別源流辨析疑似不肯一毫糶糊耳不是勘驗自己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

辭指伯子之為人而言汪武曹說非是操言從之誤可字之一義而與可使南面之可及不亦可乎之

同多簡者不煩之謂朱子曰煩是煩擾

註翼朱子曰夫子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李岱雲曰簡猶勝於紛更多事故夫子可之然太簡至

於率畧廢事故夫子僅可而未盡之此即夫子可字之意而仲弓所未明而默契者陸稼書謂雍也可使南面已是包居敬一節意思仲弓問伯子亦已有居敬意思子曰可也簡亦已有居敬一節意思但口中則俱不說出可謂妙得其解矣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言自處上聲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

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許白雲曰中有主是說以敬存心自

治嚴是說以敬治身也中無主而自治疎亦兼內外說今按盧未人說不可從又按兩箇自治以治己言行簡又簡大簡之簡是行事之簡以簡之簡是修身之簡中有主作得心主定之謂中無主做他心主不定之謂也嚴飭也煩不簡也擾煩也自處以敬而行簡者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凡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而為之不事繁文瑣碎是以事不煩而民不擾疎麤也自處以簡而所行又簡者不燭事幾而復有私意之擾故凡事不分輕重緩急任其疎略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是以民無可守之法無法度之可守揚齋兼自

治看誤矣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杜維山曰家語無此一段今按虞喜引說苑見皇疏人道當衣冠牛馬則不當

衣冠故曰欲同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

之過許與

音余過越之過非過誤之過

註翼

吳孫右曰可乎母乃俱實証之詞勿太然又俱是為子桑辨勿有儼然自擬居敬之簡意思○臨民本從南面字來而不亦乎則非謂可居南面也止論簡之可耳胡期僂曰無乃猶言或者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

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今按默契謂暗合於夫子之意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

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

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

內主於敬而簡則凡事擇

其要者行之故為要直要切要直捷俱從行上說  
輔氏說未是內存乎簡而簡則於其要者亦在所略  
矣故為疎略得其旨所謂默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  
契者非謂會得可字之意也

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

曰大簡許白雲曰朱子謂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

無似相抵牾蓋有以理言無以欲言則二說正相發

所行自簡又轉一轉不是經文正意問伊川說居敬

則心中無物而自簡覺不同朱子曰是有些子差但

此說自不相害若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簡這說

如一箇物相似內外都貫通行簡是外面說居敬自

簡又就裏面說看這般所在固要知得與本文少異

又要知得與本文全不相妨雙峰曰無物只是無

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今按居簡則

私意未先去有厭煩之心而不管是非都簡略去了

故曰大簡有心於簡多一簡字兩箇簡字總指厭煩

過多事之

過多也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與

註翼陸稼書曰雍之言然是弁上飾可與大簡之言

而然之存疑云無乃大簡之言正找可也簡之言

意鄰驛山謂其偏是矣乃說約及仇滄柱俱主存疑

之說殊誤胡期僊曰然作是字盧未人曰此章以南

面許仲弓又然其論簡可為居上臨民之大法陶謹

之曰古今治術之弊只紛更多事與清淨無為二者

盡之聖人許仲弓並可伯子則紛更喜事者廢矣

深許仲弓並不深許伯子則清淨無為者廢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遷移也貳復也復重也朱子曰

己有一箇又添一箇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中村

二不是一二是長二之二

甲乙以彼此言人與事皆有今按林次

崖以日言刁蒙吉以時言俱不可從

復於後前後是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

非謂無他過也

論語雍也

論語雍也

論語雍也

論語雍也

謂真好學矣

朱子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

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陳定宇曰人

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

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

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

己之功効而好學之符驗也許白雲曰集註克己二

字是說此章骨子今按存疑謂怒與過皆已私也誤

矣當謂怒之遷過之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皇

曰命者稟天所得以生如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

受天命教命也今按以氣言

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今既云

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語複意重語氣與重言者相

類所以深惜之且夫孔門弟子孰不為好學者而言

未聞好學者所以明真箇好學者之難得也既深惜

之語而又兼此一意故曰又以按今也則亡未聞

好學者俱就弟子言哀公本問弟子故夫子又就弟

子言耳非泛言蒙引以為泛言者蓋以聞字於弟子

不順也然聞見

通用似未妨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

不遷朱子曰顏子自無怒因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此條兼不遷怒不貳過說陳

子稱顏子語朱子曰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

纖芥必見今按猶言有不善未嘗不知云云所以不

貳過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

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

音焉如

鑑之物妍媸在彼美也媸醜也

隨物應之而已何遷

之有此條說不遷怒程林隱曰上條以物己對言此

又發明理與氣之說胡桐原曰不在己者非謂其怒

不怒也乃因物之可怒而發也不在血氣者非謂怒

於心而不形於色也發於義理而不發於血氣也問

不遷怒已至聖人只此一事到朱子曰纔云不遷則



與聖人之怒亦有些異曰如此則程先生引舜且借  
 而言朱子曰然今按借而言謂借舜之事明顏子分  
 上也通義就聖人分上言誤輔潛庵曰聖人遇事之  
 當喜者則喜遇事之當怒者則怒方其未與事接則  
 是心初無喜怒也故若舜之誅四凶可怒在彼己何  
 與焉許白雲曰鑑照妍媸之喻不說見處正說行處  
 應事之者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  
 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此  
 說不貳過輔潛庵曰既知之自然存着不得便自消  
 融了豈復至於萌作哉朱子曰萌作只是萌動今按  
 所謂不善即是過字微有差失張子曰慊口單於己  
 者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  
 萌作輔潛庵曰正說着顏子地位或曰詩書六藝七  
 若聖人分上則又使不著使字也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

之所好果何學歟以上胡安定為國子監直講時試  
 即六經也詩書在六經中而謂之詩書六經猶吳楚  
 在七國中而謂之吳楚七國麟鳳在五靈中而謂之  
 麟鳳五靈也言七十子莫不通詩書六經者而夫子  
 獨以為好學則顏子好底之學似不指通詩書六經  
 也然則顏子好底程子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  
 之學果指何學歟大學所作顏子所好何學  
 論也安定得此論大驚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活字  
 異稱賞之召處以學職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活字  
 文學之道學字亦同與上文好學何學之學不同陳  
 定宇曰聖人之道不是一串意饒雙峰曰道者方法  
 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  
 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又按學以至乎聖人之道八  
 字即上文一學字此大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  
 五行之秀者為人朱子曰儲儲蓄精氣○天地儲  
 今按五行之秀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即上文精字

論語雍也

曰仁義禮智信此言未發之性，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性便是真未發時，便是靜，只是疊說，葉平巖曰：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然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中村氏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

此說動處，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此說情處，曰喜怒哀

哀懼愛惡聲欲則有箇形體也。此兩段以未發已發對說，勿泥形既生三字而以上段為人未生時事，中字對形說是言心而包性，輔潛庵曰：古所謂七情喜

怒者相愛惡欲也。今程子以懼字易樂字，蓋嫌喜樂二者相似，而不及於懼也。其義精矣。陳北溪曰：愛則心中好之，然未有取之之意，欲則貪意直注於彼，必

擊將來矣。今按情有四端，七情而此獨以七情言，蓋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其發而中節者，七情最甚，故子思以七情言，已發之和而程子因之，與情既熾，反昌志而益蕩其性，鑿矣。

熾也。蕩也。謂情之偏勝也。蕩也。浪動蕩也。

謂情之踰閑也。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鑿與孟子所謂鑿一般，又按

雖情是氣之發，然必有理貫焉。故情蕩則性鑿，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

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知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焉。許白雲曰：故覺者以下方是工夫緊要，只

養其性也。作一串說下，然又當以致知為先，故下文

曰：必先知明諸心，知所往，下面力行，雖是就事上說，其

實只是約其情，葉平巖曰：明覺之士，以禮制情，使不

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至

於枯亡，饒雙峰曰：約是工夫，中是準則，朱子曰：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

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不遷，怒貳過，亦以工夫言

顏子已到充實而有光輝

論語雍也

四書精義

卷八

論語雍也

之謂大之地位而未到大而化之之謂聖之地位未  
能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故曰守之也非化之也不曰  
謂不淹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  
時日也

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註翼

胡期僊曰弟子指夫子之門徒言馮厚齋曰師  
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陸稼書曰獨

舉怒者七情惟怒為難制舉一以該餘也其實七情  
皆然方其用上時不止在怒上用工及其成時亦  
不止在不遷怒上見効○大全雖分列遷與不中節  
看來不分也得林次崖曰如人有一事可怒則怒之  
事既過後若列事做得好了却怒心未息這便是遷  
或一人有所觸犯可怒我怒他到得別人本無可怒  
却怒心未息連他顏色亦不回這亦是遷如此說方  
細若說怒這一人連那一人亦怒那一人本無可怒  
我怒何自起果然便是無分曉底人了中人殆不如  
此何足以語顏子陸稼書曰不貳過大全許氏及存  
疑俱主心過說看來即兼身說亦似不妨程子亦只  
說是微有差失未嘗限定是心過皇氏曰凡應死而

生曰幸應生而死曰不幸若顏子之德非應死而今  
死故曰不幸乃蒙吉曰不曰不聞而曰未聞蓋為學  
者留地步非絕望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釜

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大抵古斛比國量一斗二升有奇釜不滿八升  
庾亦不能二斗五秉乃今十斛而尚微不足

註翼

胡期僊曰冉子即冉求今按粟穀之有甲者也  
皇氏曰孔子得冉求之請故命與粟一釜冉子

既請益故孔子令與之庾也今按蒙引說恐非金仁  
山曰請粟與秉皆出冉子則是其時為夫子宰財者  
冉子也如伯高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可見  
也今按蒙引冉子自與之說亦非撮言引解集說從

論語 雍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曰窮

迫窮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註異**

胡斐才曰肥馬輕裘即適齊之行色驗其家之饒裕隱然見赤毋不煩他慮而求之請粟及無以為赤地矣王觀濤曰周急輕帶只主不繼富周字繼字有味吳孫右曰虛齋曰夫子此言以正求之過與而已之所以與少之意亦見矣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一曰魯孔子為魯司寇時

以思為宰

中村氏曰集註蓋不定其為家臣邑宰今按夫子既為大夫則必有采邑撮言諸家謂未聞夫子有采邑作家宰說非

粟宰之祿也

祿居官所給廩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輔潛庵曰量謂五量合升斗斛也但此言九百而已不可考知其為斗為斛也今按孔安國以為九百斗朱子不取之也

**註翼**

上之字指孔子下之字指原思吳蘇右曰辭辭其多非盡却之也

子曰母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母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

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

使子華子華之為

去聲下同夫子使義也師固當使弟子弟子

固當為師使苟不至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之絕則無與而可也  
 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  
 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聖人與處却寬雖可以無子  
 也故與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  
 之少夫子命之與庚而冉求與之五秉故曰蓋亦苟至之  
 自與非謂與之私粟也已既也過也  
 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  
 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  
 不繼富而與之少義也宰之常祿  
 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  
 張子曰於斯二者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註翼

陸稼書曰母字重講是正意以與爾鄰里鄉黨  
 乎一句反是餘意馮厚齋曰子華之使原憲之

諸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

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  
 於此爾金仁山曰學者觀於此章有數善焉夫子非  
 責冉有之過予蓋以禮處子華也不許原思之過辭  
 又以義勉原思也君子當補不足不當益有餘也居  
 官無辭祿之禮而居鄉有相周之義也聖人處事  
 無非中庸黃氏所謂非徒見夫子之用財而已也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犁雜文純毛色不騂赤

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去聲犧牲也史氏曰

角完具如鷄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正則兩角端正  
 今之牛有兩角不相似者多矣可以為正乎今按犧  
 祭天地宗廟之牲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  
 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不捨謂用之為牲而神享仲弓

四書輯疏

卷八

論語雍也

四十四

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而為美則可謂孝矣瞽叟之子有禹是以古者聖賢之用人固不以世類故雖惡人之子能變惡而為美則自當見用於世而於其親也孝矣夫身親之遺體也子能改父之過則亦猶先過而後改也豈可不謂孝乎

**註異**周聘侯曰此章只是言仲弓之賢當用於世必勿用只是設言以決其必用大註語意甚平語類亦然張皇欲字便失神理朱子曰程子欲去曰字蓋嫌對其子而斥其父欲用子謂子產子賤之例然嘆顏淵未見其止乃淵死後之言亦以謂曰起之非必親

與之言也胡斐才曰通章只就物論物不曾一字添著仲弓記者知子言所發而繫之以此鄧雉子曰人雖以其出於犁牛而欲勿用山川之神其肯舍之乎陸稼書曰集註大全只主不以世類觀久上無勉仲弓脩德意止可作餘意不可以觀人自立對皇氏曰勿猶不也舍猶弃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三月三箇月三箇月不違仁謂其能久不違仁也仁者心之德萬善備具之謂也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人心無私欲夾雜則不失其德而有其德也無私欲原其所以有其德也

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其域而不能久也

真西山曰詳集註之意謂自顏子之外自餘門弟子有一日全不違仁有一月全不違仁者語錄以為或

一日中一次不違仁一月中一次不違仁二說不同當以集註為正今按一均也一至全至之義非一次至焉之謂也雲雉十謹之從語錄誤又○程子曰三按域字指仁撮言謂不違之域未是

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

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天道小變謂三月一時天氣一變也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猶能不違仁言其能久於仁也然尚或不能無少間斷若過此則全是天

理而聖人矣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陳定

問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今按達通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問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問斷音同渾然

園貌輔潛庵曰問隙也三月之後少有違仁處便問隙也陳潛室曰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以此耳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

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平非

在我者周聘侯曰張子說為始學者言之與顏子無干今按要務也朱子曰三月不違為主日

月至焉為賓主則常在其中賓則往來無常又按以屋子喻仁以賓主喻心胡桐原曰勉勉者用力而不

已也循循者謹守而不變也朱子曰不能已是為了又為為得好後只管為如欲罷不能相似○言過此

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若能致其賓主之辨而用其力則工夫到處自有不可息者又按勉

勉循循不能已以用功言過此以功效言陳潛室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為客乍入

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

註異吳蘇右曰此是勉顏子以至誠而勵諸子以希顏也三月不違不是贊顏子正是引進顏子處日月至焉不是

抹倒其餘正是勉勵其餘處許白雲曰夫子不曰回也三月不違仁而言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獨言

不違仁可就應事上論言其心則貫動靜徹內外無非天理也今按違背也中村氏曰德即理也理之在

心即是性而仁則性之總管心之全德也心裏無些私欲而唯有其本然之理是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雜乃心即仁一即心而不相違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問者以此皇氏曰其餘謂他弟子也又按自餘群弟子或一日之外或一月之外略一問斷便亦接續去其所不及顏子者殊間斷之多也顏子則庶乎無欲其餘亦寡欲爾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謂為大夫林次崖曰為政者君從政者臣故以大夫為從政蔡虛齋曰亦有不約處

如為政以德固是指人君言子奚不為政則亦指人臣言人君則未有言從政者今按謂從君為政也不專指下果有決斷能斷陸稼書曰資性剛決遇事奮達通事理稼書曰非膠執又非便利捷給藝多才能稼書曰不廢弛又非瑣屑細碎○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吳伯章曰惟三子各有所長不止達果藝非以九人言勉齋說可疑

註翼 胡斐才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為大夫否也此舉三子所長明所以可從政也

晚村謂教康子識政要誠未當岱雲非之極是張彥陵曰果達藝就才品上說於從政句方說到應用上合講曰果達藝非全是資質亦從學問上來饒雙峰曰三子之才夫子各據所長言之胡期僊曰三言何



有易之詞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閔子騫孔子弟

子名損魯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上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為己辭翼註曰善字不可說

勿觸彼之怒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胡期僂曰為是代胡斐才曰辭字是辭謝之辭勿誤作辭令之

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解若○程子曰仲尼

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

於大夫家為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入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

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

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如之依歸

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豕也又從而臣之

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

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如子路死於於柔

則必取辱如冉有為季氏聚斂之類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

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

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未又無克亂之才既

時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朱子曰謝氏說得也

警那儒底人若是常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

氣亦有不平和處今按內外之分分別也謂道義內而重富貴外而輕也中村氏曰豫待豫備之意程林隱曰若由求之臣季氏本心亦非以取禍辱也然卒不免者既無閔子先見之知所以臣季氏又無聖人以克亂之才所以取禍辱也

**註翼**

翼註曰李氏使之之意只是浮慕好賢之名且引為私門之重耳若云求忠臣於孝子太腐若

云欲植黨以傾君又太刻蔡虛齋曰善為我辭焉人多以下文來解是泥集註殊不知註上文下一令字下文無言字如何接得去且善為我辭辭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豫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意李岱雲曰曰善為則其辭婉曰必在則其意決一兩言而閭閻之氣象見矣今按者字以事言在居也

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人魯有疾先儒以

為癩音賴也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信乎朱子曰以淮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金仁山曰牖字誤當作墉墉也今按此說本出鄉黨疏文而皇時伯牛家以

神訓精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

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

手蓋與之永訣也訣別也蔡虛齋曰念平生之深契既幽明之隔路而與之永訣也

命謂天命朱克升曰命以氣言朱子曰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言

此人不應平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不應有此疾以

其德言李岱雲曰其非不能謹疾以致○侯氏曰仲名

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

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痛傷也

**註翼**皇氏曰子問之者孔子往問伯牛之疾差不也

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不是永訣觀註可見蒙引說

得好中村氏曰曰字連下讀蔡虛齋曰亡之謂伯牛

疾勢如此其死必然矣盧未人曰斯人以素行

言不止稱其謹疾今按亡之以下非對面之語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簞竹器也鄭氏曰竹管之屬食飯也

瓢瓢音互也曰圓者曰瓢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之泰

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泰然猶晏然吳蘇右曰嘆其所造高○程子曰顏子

所養純也若說贊他安貧則淺矣

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反累其心而改

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窶空也中村氏曰凡聖賢

累之其處貧困也常人以此是累其心而不堪憂戚故

於事無所樂顏子原不為之所累故其當樂而樂者

未嘗減一分所謂不改其樂也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

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問自有其樂之自字朱子

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伊川所謂又曰昔

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朱子曰是元有此樂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金仁山曰周茂叔道州營道縣濂溪里人名敦實後

改敦頤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初爲南安軍司理時程

公珦爲通守觀其氣貌非常人因令二子顥頤受學

焉○本文先說顏子者進學之序也集註引此先說

論語雍也

四書輯疏

仲尼者師生之序也今按樂處以地位愚按程子之言所樂何事言所以樂者由乎何事也

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

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廢乎有以得之矣胡斐才曰朱

顏子之樂到底無與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子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

禮四字令學者用功直到至處去輔潛庵曰博文者致知格物之事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聖人教人唯

此二者誠能從事於此使知與行互相發所造日深其味日永雖欲已之自不能已而求之至於才力竭

盡則廢乎有以得之矣此指示學者自得之路而使之循序以進皆有可據之實也今按得之得造乎顏

子樂處也金仁山曰王文憲曰文公為學者切己漏泄七分

註翼朱子曰賢有德者吳孫右曰一簞食三句是極形其貧困以見不改其樂之難蔡虛齋曰所食

者一簞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湯也蕭然在於陋巷狹隘之中他人處此蓋有不勝其無聊不平者矣而回也處之泰然獨不以此是而改其所自得之樂則有以出於尋常人之慕外者矣賢哉回也今按巷里中道也直曰街曲曰巷在居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輔潛庵曰

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進而不欲陳定宇曰力能進謂之畫

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

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

誠如口之說芻豢音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

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

於藝也朱子曰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黍犬豕

也蔡虛齋曰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者來悅也未至

必如顏子之欲罷不能乃為悅之深耳故胡氏云云

註異者吳孫右曰此即求也退故進之意蔡虛齋曰悅

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刑政其文則易詩書春秋其

切要不外人倫日用動靜語默衣服飲食之間中村

氏曰力以精神力量言陸稼書曰力不足者以知言

之則博文之功浩繁而難盡也以行言之則約禮之

功拘束而難遵也李氏曰聖人曾說力不足者我未

之見今却說中道而廢一種人要只是形容一力不

足底模樣以破他之畫使他無處藏身不可認然者

字必有此種人也今按者字以事言胡期僊作人字

誤祭虛齋曰中道分明是半途廢是無奈何捨置了

不終其事也盧未人曰畫指平日言非指此兩言為

畫然味此言亦可見畫處又按今日對前日言謂

進脩之功不若前日之勤也李氏雲曰自畫與自暴

自暴又不同自暴是要與正道相反自

棄是全然不做自畫是做時却自住了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皇氏曰儒者濡也邢氏曰人博學

曰君子儒為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為人林次崖曰致知力

君子儒也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蔡虛

齋曰為己為人之分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則同心

異○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

以害天理者皆利也朱子曰謝說利非必殖貨者尤

隱曰程子人己之說從儒學上說來謝氏義利之說

從君子小人上說來然為己即是為義為人即是為

利非有二也今按自營為私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

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御之以此問謝氏說

云云子張篇中載子夏言語如此豈得為遠者大者

或味朱子曰上蔡此說某所未安其說道子夏專意

文學未見箇遠大處看只當如程子君子儒為己小

人儒為人之說今按味真也遠者大者或昧焉以規

摸近小言規摸近小則或有以私滅公適己自便者

故語之以此程說是戒流於利謝說是廣規模本不

可牽合語類可徵

諸家說不可從

註翼

朱子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細密

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

時好之弊所以或流於小人儒輔潛庵曰然此必子

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

有始有卒之說

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武城魯下邑下邑本邑成未詳其義蓋對都邑言

猶非郡所都者謂之下縣也吳伯章蔡虛齋說

恐非胡桐原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

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也捷亟公事如飲

射讀法之類胡桐原曰飲謂鄉飲射謂鄉射讀法則

日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其

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

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桐原曰動必

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

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

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

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金仁山曰正大因二事而

廣許白雲曰正大總言二事今愚謂持身以滅明為

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李岱雲曰是朱子言外補意本文未嘗平拙也夫子

所問在得人子游所對在稱舉滅明之賢不可以餘

意混正意胡雲峰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

大之情四字相反今按為法謂以二子之正大為法

也不止本文一事以滅明為法則所行皆正大之事

故無苟賤之羞也以子游為法則所取皆正大之人

之惑為邪媚者所惑也邪媚

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今按金仁山說不可從

皇氏曰偃子游名也偃之室謂了游所住邑之廨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殿去聲○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

稱孟子反者是也見大宗師篇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

曰殿金仁山曰兵家所謂斷後也吳孫策鞭也中村

右曰以身而捍敵以己而衛眾也策鞭也氏曰

鞭策並活字考傳反之所策者矢也非鞭也戰敗而還

也鞭御者把在手故抽車上矢策之也戰敗而還

旋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

哀公十一年盧未人曰殿所以禦逆殺之鋒而全敗

軍之命功亦不小矣蓋當眾人鬪目之

時惟恐其歸功於己故托為策馬之言使人謝氏

皆知馬之罪正以掩己之功今按揜蓋也

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平聲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平聲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持把

欲上人心之謂好勝兢功之心也矜自賢也  
**註翼** 胡期僊曰首句斷下正見其不伐也翼註曰不伐以心言胡期僊曰門是魯之國門陳氏曰馬駕車之馬也古者乘車不跨馬摘訓曰策其馬正見是馬不進而策之使進意周聘侯曰主憂臣辱臣以功自居亦是餘意之反只是心地平底捺伏得下不自誇詡耳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父○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

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

傷之也諛諂也盧未人曰難免只是憎疾不必作禍患說

**註翼**

陶謹之曰古之世尚直與德曰今則非古所尚矣金仁山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

者以而字中遞之朱子曰其立言猶書所謂無虐憚獨而畏高明者聖人豈使人不虐憚獨而畏高明哉李休雲曰求免者固當警守正者固當勸然皆言外意非聖人當下語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

人之自室出於堂必當由戶故不能出不由戶之辭人之行亦必當由道而却不由之故怪而歎之歎異也歎歎息也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

道非道遠人人自遠去聲爾



註翼 吳孫右曰此嘆世人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  
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胡期僂曰  
誰是何人李氏曰莫字只作不字看語氣方活厚齋  
作不肯字解便死煞矣天下人亦非盡不肯由道也  
或陷於不知者多耳洪註兩知字極妙朱子曰但才  
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陸稼書曰莫由亦兼過不及  
說○道不可不由舍道更無可由  
此是正意道不難由此是旁意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金仁山曰猶言鄙略也 鄙陋也略簡也 史掌

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輔潛庵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掌

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或字其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義備矣今按誠實心也

之貌謂兩物相和得宜之謂 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

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通說一章之首聖人云云者言學者當損文之有餘

補質之不足使文質相稱至於成德則班班相稱自不期然而然矣正欲學者損有餘補不足以到成德之域也稼書謂補說揚齋謂非正解皆未是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

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聲白可以受采也文

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

與其史也寧野趙格庵曰楊氏之說雖非本章之正義亦足以明二者之輕重輔潛庵曰

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如續畫之事使無素地則五采何所施乎 ○與其史也寧野彼勝於此之辭也今按猶如也和調也采五采也

註翼 質實心也文威儀文辭也只就入身行事上說以質為主而文以輔之謂文有損有益質有益

無損者可從李岱雲非之何也又按蒙引七分實三分文之說似不可非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未

人曰生理者人之有生心具此理故性字從心從生則生理即性也今按諸家兼情說者不可從語類生之理則下一層話勿誤看問如何是生理本直朱子曰如父子便本有親君臣便本有義蔡虛齋曰皆實理自然而無一毫之屈曲者饒雙峰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吳蘇右曰言無此理也不能順是還是罔字上一層又按罔不直也是意解非正解

**註翼** 朱子曰生理本直人不為直便有死之道而却生者是幸而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

直便是有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此兩生字上一字是始生之生下一字是生存之生翼註曰人之生也

直下須用必直而後可以生也一語接上起下方圓融吳蘇右曰直專以理言罔兼立心制行言胡期僊曰免免于死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知字

知得有這道當求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謂深嗜這道真箇去諸家重看者不可從也樂欣慕愛樂之謂是樂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堯舜之道之樂字固非孔顏之樂之樂又非樂則○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生矣之樂諸家多誤看

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

意者歟尤輔潛庵曰張子以人之食五穀為喻其曉人  
菽也今按嗜甘之也食而嗜之雖食之知其味猶未  
得飽滿饜足也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語  
意猶言古之學者所以自己堅強而不息于  
用力者為欲到樂之地而後止之故歟

註翼盧未人曰此章第言學者於道所造淺深不同  
勉進之意在言外三之字俱指道言吳蘇右曰

知好樂俱就現成說勿著工夫四者字作三樣人看  
今按作三個人看是正意作一個人看是推意朱子

曰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  
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

之樂之知是工夫之相因言也真知則自好真好則  
原於知是以工夫之相因言也真知則自好真好則

自樂是以工夫之實  
徹言也俱是餘意

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胡期僊曰言教人

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去聲入而無躐等

之弊也李岱雲曰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

躐等也外註引敬夫之說既曰妄意躐等而有不切

於身之弊又曰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皆是  
以中人之意可知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

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斐胡

才曰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

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

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

也精粗以理言精是理之精深者粗是理之淺近者

論語雍也

疾步也借為疾之義切問問之切也近思思之近也  
真氏說較差金山曰所以使之切也云此補文意也  
語也使之語上非終不

註翼 吳蘇右曰此章就因材施教說而勉為受教之  
地而言外○可以二字見得學者有不可不教

者雖欲上都語上不可不教上自是語以下但本文  
只言語上有不可不教上自是語以下但本文  
品識大判有三謂上中下也若中人之上可以語上  
中人之下不可語上故再言中人也蔡虛齋曰兼天  
資學力說今按舉中人而分可語不可語之界耳  
意實重下邊吳蘇右謂為中人說法誤又按上者理  
之精深處如性天一貫是也胡期僊曰不可語上有  
致者徒勞學者難入意李岱雲曰王觀濤謂只作學  
者堪領受不堪領受不作當字說  
失其旨矣今人多從之未細思耳

問 樊遲問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 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民亦人也 翼註曰只作人字對鬼神  
詩所謂民之秉 獲謂得也 胡期僊曰是 專用力於人

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朱  
曰人道之宜如孝弟之類不惑就禍福言胡期僊曰  
鬼神是當祭的中村氏曰不可知三字只是謂鬼神

陸稼書以對人道之明今按不可知猶言難測仇滄柱  
宜而不惑於鬼神言未是林次崖曰用力於人道之所  
是非之心不失而不知則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

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仇滄柱曰事之所難如主  
心知性存心養性進德修業者皆是今按所難謂事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  
得則心無私欲而仁在是矣 告之 蔡虛齋曰是必因樊遲有信惑鬼神計較功利

告之 蔡虛齋曰是必因樊遲有信惑鬼神計較功利  
論語 雍也

全體中之一事也若樊遲而能之則亦得仁之一端故以此告之非謂纔如是則能盡知仁之全也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人之信鬼神者多惑於禍福而詭

敬皆是非之心不明而不知也若能敬之不慢又曰

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或問既

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邪朱子曰仁者雖己無

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陳定宇曰先難所包者濶

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所難之呂氏曰當務

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義者人之

專力為之鬼神在幽隱之間故敬之無求福之心事

者人之所宜為故為之不憚勞苦道者人之所宜知

故力行之無計利之心朱子曰本欲只用呂說後見

其後獲意未備故別下語又惜其語非他說所及故

存之於後今按撮言謂不憚所難為包得後獲誤

註翼問務民之義云諸家皆作兩事說朱子曰此

之義陳介眉曰遠者視為不可測不可瀆正所以敬

之仇滄柱曰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

以見意耳故註中並標出知者仁者說翼註曰後獲

是全不計效勿泥後字朱子曰先難後獲仁者之心

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陸稼書曰可謂知矣

也今按猶云知者之事如是故能如是則可謂

知矣仁者之心如是故能如是則可謂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樂喜好

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

論語 雍也

論語 雍也

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李氏曰達  
 於事理是正說知者而周流無滯便是動底意思有  
 似於水故樂水方言其情也安於義理是正說仁者  
 而厚重不遷便是靜底意思有似於山故樂山方言  
 其情也至周流無滯只緣達於事理厚重不遷只緣  
 安於義理則又根據知者仁者內無兩層也李岱雲  
 曰有似於水故樂水有似於山故樂山兩故字分明  
 從下體段內推出云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  
 壽兩故字則又順從體內推出效來胡雲峰曰集註  
 在物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  
 有定則動靜以體言朱子曰義理事無定用合動意義  
 含靜意動靜以體言說趙格庵曰此體字乃形容仁  
 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陸稼書曰按此樂壽以效言  
 說得最明言體段則便兼體用在內  
 也輔潛庵曰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曰動而不  
 效謂功效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曰動而不  
 也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  
 也動而無結闕之患也

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朱子曰此語極好看儘可玩味  
 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體仁謂人在  
 那仁裏做骨子饒雙峰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  
 體仁知之深者

註翼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  
 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  
 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  
 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呂晚村曰就兩種人  
 資性大段而言故有此分別與好仁惡不仁章相似  
 若說知仁道理工夫兩者原分不得李氏曰只知仁  
 未合一各有所成就便是淺底知仁盧未人曰此章  
 骨子在動靜二字情由體而生動故樂水靜故樂山  
 效由體而致動故樂靜故壽觀註中皆用故字可見  
 今按此說可從蒙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動靜存疑  
 謂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不可從又按集註  
 周流無滯動而不括是動字厚重不遷靜而有常是  
 字靜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

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陳定宇曰夸與

書韓信傳齊夸詐多變饒雙峰曰俗由於政桓公富

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

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

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人亡政

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

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去聲吳孫右曰上以

成風為俗故以政俗言之胡雲峰曰美者先王之遺

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吳孫右曰一變至魯須再變乃

可至道此言其變之難一變至道此言其

變之易而齊魯不可不變意自在言下○程子曰

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

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太

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

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呂晚村曰程子謂

公之遺法變易盡矣則齊之難即至道壞于管仲不

壞于太公也盧未人曰道是先王之道太公之治齊

周公之治魯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

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

見矣試用也蔡虛齋曰施為緩急之序謂變齊所當

急者在革其功利夸詐之習若修舉廢墜在所

緩魯則修舉廢墜宜急若風俗本自近厚可

以少緩又如變齊則至魯為急至道為緩

註翼李岱雲曰夫子當下只就齊魯所變之難易而

言無歸咎太公開國意今按大全所收朱說併

咎太公者推極之論耳非此章正解稼書說不可從

翼註曰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革去魯之變是振起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觚，稜也。稜與稜通。方物也。或曰酒器。朱子曰：便如

有八角者，馮厚齋曰：二升曰觚。或曰木簡。朱子曰：木簡似界方，而六

也。馮厚齋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皆器之有稜者也。稜，稜

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

得為觚也。蔡虛齋曰：言豈是觚哉？觚哉！○程子曰：觚而

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

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

則為虛位。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天下

按徒有其位而無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

其實謂之虛位。

治則不國矣。輔潛庵曰：程子以君臣言蓋舉夫人倫之首而言之。范氏又推之以及人

與國則其義益廣而其意益切矣。

註真。朱子曰：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

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

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謂我亦入於井，宰我

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

救陷謂陷之於井。陷，高下也。蔡虛齋曰：欺謂誑，古沉

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也。昧，真蓋身在



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便是理若從之於井則不

復扶又能救之矣便是理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

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去如此之愚也

曉了也切急也此理甚明非人所難了況仁者必能

覺不道如是其愚則為仁之陷害也其不足憂矣

**註翼**翼註曰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雖告以至危之

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人李岱雲曰井

中之人恐只指疏遠者說今按從之之字胡期僂謂

指井誤指井中之人胡斐才曰其從之也字是決

詞宰我之意專在從之上見仁之難為故憂之所

不得解吳孫右曰何為其然也猶云何必如此也虛

虛答轉之詞寔意正在下可逝二句即發透議論者

未是胡期僂曰其然謂從井以救人○君子即仁者

朱子曰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

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呂晚村曰可逝不可

陷就當下說可欺不可罔從平素說平素明於理當

躍然言外

時審於勢惟智乃所以成仁也王觀濤曰上二句以

事言下二句以理言下二句足上二句之意勿平對

吳因之曰述乃欺中一端陷乃罔中一端也宰我說

處須得為仁陷害意躍然言外夫子說處須得為仁

決無陷害意

躍然言外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去聲也義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

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畔背音也背違君子學欲其

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

可以不背於道矣學之不博則闕然有所不知於文

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吳伯章曰汗其無歸宿也蔡虛齋曰程子之說偏重約禮故在圈外周聘侯曰內註博約平說補程說於圈外所以明所輕重也

**註翼**金仁山曰此君子是大槩言學者翼註曰道散于詩書六藝者燦然成章謂之文道體于躬行寔踐者截然有矩謂之禮今按之字精里先生指博學今從之或指文或指身不可從陳定宇曰博文屬知約禮屬行盧未人曰先博後約非博文完了方去約禮一面博以求知一面約而行之知得一分即行一分若待博文盡異而後約禮則文何時可了且當博文之日豈能全無行事故知行是並進工夫但為之自有次序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南子宋女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

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

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

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今按盧未人謂是常禮誤可見集註古者二字

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見左傳襄公二

十五年不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饒雙峰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

然之物當厭棄絕也謂獲罪於天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

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

與預音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

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輔潛庵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  
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  
豈懼彼之能汗我哉今按道大則能化惡而為善故  
無所不容也又按無不可謂無不可為之時無不  
可見之入也又按孔子於衛靈公受其交際而有仕  
之道是以孟子稱際可之仕故曰有可見之禮又按  
聖人之見惡人亦有箇權度在此非子路所能  
測識也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深思得之也  
註翼 虛未人曰蒙引謂子見由子意欲得行於衛存  
亦待陽貨之類耳聖人縱急  
於行道豈欲因一婦人耶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金仁山曰此中庸

義止言無過不及之用白雲曰不及是未至庸平

常也許白雲曰平是平正常是常久之道此是把兩

至極也胡期僊曰極鮮少也盧未人曰專言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吳蘇右曰民猶言人應專指在下之

之理見于日用常行而定為吾心固有之德○程子

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

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

矣朱子曰不偏者無所倚著之意也今按易史也改

也許白雲曰不偏不易兩句是中庸之訓詰正道

字應不易蔡虛齋曰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中

村氏曰不偏二字兼已發未發又按世教衰所謂賢

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者又按中庸之德雖人

心所固有世教衰而民不

興於行故少有此德也

論語雍也

六十五

**註翼** 胡雲峰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饒雙峰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隱括語中村氏曰久矣二字寓慨嘆意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施去聲○博廣也許白雲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問猶多也

是天下是小朱子曰只是高低○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仁如酒好聖如酒熟輔潛庵曰理謂天理仁即天理之全也自上聖至下愚皆所固有有一聖以事而合乎仁則亦可謂之仁故曰通乎上下

**地言則造** 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不是離了仁而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克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輔潛庵曰地謂學者所造之地位也聖則其所造地位極致之稱至於乎者疑而未定之辭聖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

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鄧稚千曰博濟若此何止於仁必也全體仁道而造其極之聖人然後可

**夫** 以當之乎今按博施濟眾是仁道功用之大者仁則此心之天理周流于人已之間無一毫己私間隔即是而不必待功用之大也故曰何止於仁猶言何止事於仁也必也強求之辭非斷詞胡期僊曰聖兼有德有位言堯舜即盡仁之聖又按苟以事功言之雖堯舜之聖為地勢所限其心歉然有所不足也故以是求仁至仁愈難而去仁愈遠矣

**註翼** 朱子曰子貢問仁是就功用籠罩說孔子是就心上答或云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揀箇大底來說否朱子曰然今按蒙引謂猶疑其未足以盡仁也非是吳棫右曰首節抑其求仁之遠次節示以盡仁也末節示以求仁之方總是教子貢不必求仁于遠也○通章大義總為博

論語雅也

施濟眾說法見仁不當求之事而當求之心子貢說  
 民說眾夫子只說人己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立  
 達子貢說博夫子只說近須看他語語對針處陳定  
 宇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眾蓋博  
 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自眾人之被吾恩澤者  
 而言許白雲曰博施是每人與之多濟眾是人人皆  
 博施濟眾大槩以地言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含齒戴  
 髮者皆濟之是眾也今按濟調揀也胡期僊曰事從  
 事朱子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  
 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必也射乎而後言射  
 之有爭也皇氏曰諸之也胡期僊曰指博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

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胡期

己欲立而即以立人扶植培植之心人己無間也己  
 欲達而即以達人開發引道之心人己無間也雖未

必盡人而立達之而吾心之天理已周流而無間矣  
 此仁者以己及于人自然而然之體如此今按以己  
 貼欲立欲達四字及人貼立人達人四字及字不費  
 力輔潛庵曰天理周流自無人己之間呂晚村曰直  
 指仁者之心而干此即可以觀仁之體又按天理之  
 周流無間只是隨其地位而所及有大小隨其親疎  
 而所接有厚薄即是也非二本而無分之謂萬物一  
 體亦然精里先生曰體本體也非體段又按狀形容  
 之也切也

註翼

朱子曰立是立得住達是行得去○立是安存

而已謂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  
 如身要成立亦是在此住得穩便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  
 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  
 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過塞沮抑使之  
 得以自達也朱子曰此說是陸稼書曰時文有將立  
 達分教養者誤教內有立達養內亦有立達呂晚村  
 曰人己有次序有渾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裏許胡  
 斐才曰兩而字見仁者心裏自然流出一時並到不

分漸次一念交通無間形骸今按立人達人胡期僊以心言為是顧麟士倪伯昭以事言者不可從又按有心便有事固矣然此處以心言而事包在其中矣呂晚村說亦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匹而論之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

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

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

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有勝人欲而全天理則是仁矣○程子曰醫

書以手足痿於危痺音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素問

曰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痺論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痿論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為肉痿蓋指之吳伯章曰痿肢廢弱也云兩足不能相及痺體頑麻也皆風濕之疾氣不

流貫者今按一身之氣有所不貫而為痿痺之病猶一

之程子以為善名狀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

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陳定宇曰仁者之心視

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

若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陳定宇曰又

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今按屬附也干預也皆

字指四肢如手足之不仁以下轉借氣不貫之不仁

以明心不貫之不仁也言己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

相貫之氣一般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

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欲令聲平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由是觀之

仁當求之於心體上故博施濟眾聖人之功用而於求  
 仁為遠然仁至難言是以止曰云云而欲因怒以令  
 觀仁以可以得仁之體也程子蓋以二節又曰論語  
 以下總作推己之恕看吾聞諸精里先生  
 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問一篇夫博施者豈非聖  
 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下同帛七十乃食肉出孟  
 惠王篇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  
 養有所不贍足也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少者不  
 肉是與之不多也與濟衣帛食  
 眾自異黃勉齋說誤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  
 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  
 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  
 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

聖人凡為人上者惟不求修己己以安百姓故其心易  
 有所不足矣苟能推此義欲修己己以安百姓則必可知  
 求修己以安百姓者而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  
 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  
 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徒事高遠謂不為切己工夫也未必指博施濟眾言  
 呂氏亦以第二節作恕看輔潛庵曰呂氏發明得子  
 貢病痛與聖人之  
 教子貢意思皆切  
 註翼李毅侯曰此處一能字切勿輕易看過四書鏡  
 曰末節近字與博字眾字相形言翼註曰能近  
 取譬下據註當補  
 推其所欲以及人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八終

其言不約其言不約



